

激活你的日常

吃喝玩乐的哲学视野

吴冠军 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激活你的日常: 吃喝玩乐的哲学视野/吴冠军著.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7.8

ISBN 978-7-5321-5871-3

I. ①激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人生哲学

IV. ①B8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51796号

发 行 人: 陈 征
责任编辑: 吕 晨
美术编辑: 朱云雁

书 名: 激活你的日常: 吃喝玩乐的哲学视野
作 者: 吴冠军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发 行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印 刷: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印 张: 11.125
插 页: 2
字 数: 223,000
印 次: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I S B N: 978-7-5321-5871-3/B·50
定 价: 45.00元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68180628

献给邵菊英女士与周烈芳女士
我的两位恩师

自序

“吴先生做什么的?”“我做学术研究。”“研究什么呢?”“政治哲学。”“哲学阿……太高深了。”这一组交谈,几乎是每次结识新朋友都会出现的对话。并不意外,在人们心目中,做学问的,尤其研究“哲学”的,似乎是另外一种人,距离现实世界很遥远的一种人。

新朋友里会有一些朋友,慢慢地走得近了。“学术也蛮好玩的,奇怪,我怎么考大学时会觉得哲学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专业?”每次听到这类由衷之言,我会笑着答道:“当然好玩,不好玩的事,我基本上是一天也做不下去的。”

确实,有很多治学之人,把自己包裹在术语(terms)里、黑话(jargons)里时间过长了,他们已然只习惯和一小群与自己同“专业”的人说话。每天“服食”这些黑话术语,自是会在生活中给人以“不食人间烟火”的距离感——像是从别的时代“穿越”到现实世界里的人。

然而,我在这里想说:

这样做学问,恰恰是**现代人的做法**,不是古典的、原初意义上的做学问。

二

苏格拉底喜欢在城邦里闲走,和人聊天,不断追问人们那些构成日常生活与城邦秩序的最基本的理念——什么是正义、什么是虔诚、什么是高贵、什么是节制、什么是疯狂、什么是勇敢、什么是懦弱、什么是根基、什么是城邦、什么是政治家、什么是统治……

孔子也从来没有正襟危坐地开班授课,学问就在那具体的子游问孝、孟懿子问孝、孟武伯问孝、子夏问孝问政、樊迟问知问仁、仲弓问仁问政、颜渊问仁问为邦、司马牛问仁问君子、子贡问君子问友问政问为仁、子张问明问政问行问仁问善人之道问崇德辨惑、林放问礼之本、季路问事鬼神、子路问政问事君问君子、卫灵公问陈(阵)、齐景公问政、季康子问政、叶公问政等等中传递。

可见,学问/问学的源头,就是在生活/生命的日常遭遇之中,就是在人与人如何群处、如何互动的各类问题中。而今天学术体制里“专学式”研究,却是起自“现代性”框架下的诸种学科化、专业化操作。在此种治学实践里,日常生命的向度已然隐匿不见——问学的思想实践本身,已彻底淹没在各学科的专业术语、黑话中。那类术语满溢的黑话式

写作,不经专业性“解码”社会公众根本无从读通。学者的研究亦不复涵有日常遭遇中的反复运思、一日三省,而是直接从学科内某一组抽象的概念或既有的争论出发,进行经院性的疏解或批驳。利奥·施特劳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感慨:现在的“学问家”惟一在行的,就是“对少之又少的事情知道得多而又多”(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)。

治学,须重新浸入到日常生活之中,须重新和每日生活遭逢相接通。朱晦翁尝曰: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此句本是论治学也。没有生活世界之活水源源不绝的涌入,学术研究就会变成一潭黑话浮溢的死水,怎样浮游都不会再有生气。庄子甚至说“道在屎溺”。话虽然说得“粗俗”到令很多人下意识想掩鼻,但倘若你肠胃不适时也在运思,该思考之所得与所获,便真的是进入自身之日常生命的学问。

反过来,日常生活亦同样需要学术性的追问和思考。最近参加一个 talk show 综艺节目的录制,讨论到一个问题“你偷偷在青春期孩子的房间里安装了摄像头,结果发现他半夜看不该看的视频网站,这时你会怎么做?”现场那几位“90后”的明星嘉宾一致认为,倘若只是偷看色情片,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;在场的“70后”嘉宾也没有对此提出反对,表示只要不上瘾就行。但恰恰值得追问的是,尽管所有嘉宾都认为看色情片很“正常”,然而,为什么这件“不应该”——嘉宾们对题目里“不该看的视频”马上就定位到色

情片——的事竟会变得很“正常”呢？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就是：何以那么多人（从 teenage 到成人）会看色情片乃至沉迷其中，以至于它在今天已变得“正常化”？节目并没有空间“容纳”这样的追问，但恰恰因为缺乏此种追问、深挖和思考，嘉宾们的讨论很快就演变成对色情片的简单背书了——导演也知道这个方向不妙，但却束手无策。^①

三

故此我们看到，今天存在着两种治学方式：一种是从生活世界人之群处的具体问题出发，从海德格尔所说的“此在”的“日常性”出发、从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存在性**焦灼**出发；另一种则是从学科内某一组抽象的概念、术语或成说出发，通过对它们的疏解与阐释来讨论问题。前者即为古典的做学问方式，而后者则是彻底的现代做法。

在今天中国，第二种治学方式不仅占据压倒性的地位，甚至**将自身逻辑展开到极至**。学术界里，各种各样的抽象概念、术语黑话铺天盖地，晦涩怪异的书写被视作学问的标志。难怪有些“学术大师”会被老百姓看不起——“学问”越大，说的怎么反而就不是人话了？很多时候，现实生活中诸多活生生现象、摆在眼前的问题，一经术语、黑话、专业学理之包装，到抽象概念里一打转，最初的问题本身却是彻底蒸发、消失殆尽。这，就是某些“学术大师”们最擅长的功

^① 对于为什么色情片如此受欢迎这个问题的思考，请参见本书所载《从咖啡到战争》。

夫。这样的“现代学问”，本身不是学问，只是古人所说的“淫技”而已。正是面对此类“现代学问”之弥散，牟宗三当年曾倡议“生命之学问”：“生命之学问，总赖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。无真生命与性情，不独生命之学问无意义，即任何学问亦开发不出也。”^①

在我自己的生活中，除了论文外我也喜欢写诗，对于古人而言，诗亦是学问的一种形态（生命的一种形态）。我曾作过一首七律《春》，最后一句“半缘大道半缘风”^②，道出了我对如何做学问的感受：借用日常生活中那须臾不离的“道”（路）与“风”作为隐喻，前者自是可指代学术、思想、理论，而后者则是当下每一刻的具体生活情境。做学问，两者皆须臾不可离；或者说，两者本是一事，彼此缠绕在一块，只是在现代人手里被拆成两头。做学问，就是迎着风行路，就是每一天的生活本身。是故哲学实为苏格拉底所说的一种 life-style（生活形态），而不是今人所谓之一门学科（或者说专业）。

① 牟宗三：《才性与玄理》，载《牟宗三先生全集》第二卷，台北：联经出版公司，2003年，序言页11。

② 吴冠军《春》（2010）：“久随后主恨匆匆，苦伴叔原锦字中。彻历冬寒仍磊落，始同春意共从容。无心华盖因司马，有志重门效邓公。孤叶飘零未槁谢，半缘大道半缘风。”“司马华盖”之典，出自宋儒司马光：其人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在编撰《资治通鉴》，共费时十九年。尝自谓“日力不足，继之以夜”，“精力尽于此书”。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，神宗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，坚辞不就，熙宁三年（1070），自请离京，次年退居洛阳，以书局自随，继续编撰《通鉴》，至元丰七年（1084）成书。大儒邵雍诗赠司马温公：“冠盖纷华塞九衢，声名相轧在前呼。独君都不将为事，始信人间有丈夫。”“邓公重门”之典，则出自今人邓正来：其人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闭关，前后八年写成两卷哈耶克研究。自2003年进入体制以后，始终遵循着“体制中的学术闭关”原则，亦即除了学术以外不参加任何非学术的活动或接受任何官位级别，不放弃独立自主的学术品格，在“一人一水一世界”中读书和思想。效者，效法也。

四

这本书里的文字，皆是希望向读者呈现学问的原初状态：玩桌游时、打牌时、唱K时、看电视时、吃美食时、身体不适时……，诸种思想、理念都可以穿插其间、浸入其内。是以，书名题为《激活你的日常——吃喝玩乐的哲学视野》。在这本书里，国学抑或西哲的种种概念，都不再是纸面上的枯干符号，而是色调鲜明地活在我的生命里。

最后，我要特别感谢吕晨先生和胡远行先生。正是吕君的欣赏、策划与慷慨相邀，这本书方得以同读者诸君见面；而大家现在看到的书名及篇目编排，则皆要归功于胡君的建议。借用苏格拉底的隐喻，如果此书是我的孩子的话，那么吕、胡二君，就是接生室里那辛劳不已的“助产婆”了。

目录

自序 / i

观看

看电视(I)

“取经女儿国” / 3

看电视(II)

《权力的游戏》与政治哲学 / 90

看画展

“满城尽吃黄金屎” / 113

吃喝

喝咖啡

从咖啡到战争 / 125

吃辣鸡翅

肠胃不适的精神分析 / 152

玩乐

猜谜语

这个谜语太黄色 / 163

唱卡拉 OK

K 房里的“风月宝鉴” / 172

玩桌游

“三国杀”与政治哲学 / 230

打牌

牌桌上的法律与民主 / 246

人名对照 / 337

影视作品译名对照 / 343

观 看



看电视 (I)

看电视 (II)



看画展

看电视(I) “取经女儿国”

引言 作为创基性作品的 86 版《西游记》

鸳鸯双栖蝶双飞，
满园春色惹人醉。
悄悄问圣僧：
女儿美不美，
女儿美不美？

说什么王权富贵，
怕什么戒律清规！
只愿天长地久，
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。
爱恋伊，爱恋伊，
愿今生常相随……

这首词来自央视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第十六集《趣经女儿国》中的插曲《女儿情》，很例外地，它是由总导演杨洁亲自填的词（二十五集中的绝大多数歌词均为刚刚故去的著名艺术家阎肃所作）。我们这一次的思想实践（intellectual praxis），就将围绕这个电视剧集展开，更精确地说，紧紧围绕着这一集的主题（“女儿情”）展开。

作为古典文学“四大名著”之一，“西游记”对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之影响，可以以“极为巨大”来形容。在大众文化的层面上（相对于学术研究的层面），《西游记》在今天的影响度远远超过其他三部名著，这从当代基于“西游记”的影视作品之数量上，便可见一斑。光是刚过去的2015年，电影票房力作就有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、《万万没想到：西游篇》、《金箍棒传奇2》等改编作品；2015年新播美剧《深入恶土》（Into the Badlands）亦取材自《西游记》。2015年前票房突破10亿的国产片总共四部，改编自《西游记》的电影竟占据两席——《西游：降魔篇》（2013）、《西游记之大闹天宫》（2014）。^①

在无以计数的以《西游记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，真正抵达“种子性”（seminal）与“经典性”（classic）位置的，无疑首推那部以“忠于原著、慎于翻新”为宗旨^②、于1982年投入制作而1988年始拍摄完成的央视二十五集电视连续剧《西游

① 2016年已作上映预告的就有五部《西游记》题材电影：《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、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、《大话西游终结篇》、《大唐玄奘》、《西游：盘丝洞》。

② 参见《第一代电视剧导演杨洁：我反对戏说名著》，《大众日报》2004年7月20日；以及，陈艳涛：《杨洁十年不看〈西游记〉》，《新周刊》2006年7月14日。

记》。从1986年它的首播(十一集版)算起,今年正是该剧三十周年,其影响在今天老少几代人中的影响牢不可动。央视电视剧《西游记》(后文简称86版《西游记》)曾创下了当代中国电视剧的收视率之最——1986年,该剧播出时的收视率达89.4%;三十年来,该剧重播了数遍,每一遍都有超出专业人士想像的收视成绩。业内的一个专业统计是:从12—14岁年龄段到61岁以上年龄段,几乎每个年龄段的观众群的收视基数都在90%左右,而同期相对较火的剧集基数要低几成。以不同的学历水平来统计,大学文化的收视基数为85.2%,而不识字或少识字的人群的收视基数居然达到了100%。至2014年本剧经地方台重播逾3000次,创下了世界上重播最多次电视剧的纪录。^①

在当代中国的电视史上,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亦是创基性的(founding)作品之一。2006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该剧总导演兼制片人杨洁曾谈道:

电视剧是个新产生的剧种,提出要搞电视剧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,那时我还不是电视剧导演。那时人少,基本上什么都介入,我主要搞戏曲。却对电视剧很感兴趣,但那时分工很严格,隔行如隔山,搞戏曲的就不能搞戏剧。1981年年底,领导突然给了我一个任务,胡耀邦同志提出要改编中国名

① 参见《中视西游记剧组——2005 艺术人生访谈》,“中国·云南电视台”网, <http://www.yntv.cn/yntv_web/category/30201/2005/08/02/2005-08-02_261654_30201.shtml> (于2015年11月21日访问);《西游记重播3000次创世界纪录;六小龄童:不能糟蹋名著》,“凤凰”网, <http://news.ifeng.com/a/20141117/42485433_0.shtml> (于2015年11月21日访问)